

網路語言的語音模因及其傳播 ——以宅女小紅的作品為例^①

高婉瑜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

提 要

網路語言興起於網路的交際空間，擁有龐大使用群族，因為交際空間有別於日常口語或書寫系統，網路語言的編碼、解碼自成特色。

網路語言的文學書寫特色反映在語音、詞彙、語法、語用諸層面，本文觀察的是語音現象，包含語音類型的分析、語音如何複製與傳播，成為成功的語言模因。

筆者以新銳作家宅女小紅的作品為材料，她崛起於網路空間，是一個部落客，

① 王松木教授曾對本文初稿惠賜寶貴意見，並感謝匿名評審在語音上提供不同想法，讓本文能夠漸趨完善。另外，評審提到本文用模因角度做闡釋，作品的「寫作風格」應該也會影響作品的傳播，也就是模因和風格想必有相當的關連性。筆者同意評審的看法，但傳統的語言風格學多傾向平面的描寫，靜態地展現材料；模因論則傾向動態的符號傳播，強調模因如何模仿複製，通過競爭，傳播開來。或許可以說，本文披露小紅的語音模因，這些材料足以稱為她的「語音風格」，但更重要的是，語音模因如何形成，如何被無數臺灣人和網友運用，如何被小紅選取，靈活出現在作品中，營造何種效果，是否被接受，成功傳播了？

後來變成報紙專欄作家，已出版三本文集。她的文章反映網路語言多元的語音現象，而且有些現象是臺灣國語的縮影。

小紅作品的語音模因分為兩個類型：1. 臺灣國語，2. 其他變異。兩種語音模因運用得宜，帶有新鮮感，順利引起讀者注意、瞭解與接受，進而記憶，透過媒介不斷表達與傳遞，循環不已，形成強勢模因。強勢模因的散播不但行銷了作品，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就模因本身而言，也再度增強它的競爭能力。

關鍵詞：語音模因 網路語言 文學書寫 臺灣國語 宅女小紅

網路語言的語音模因及其傳播

——以宅女小紅的作品為例

高婉瑜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網路語言（netspeak）興起於網路的交際空間（cyberspace），擁有龐大的使用群族（即網路族 cybernation）。網路語言可以指網路的計算機語言，也可指網路上使用的有自己特點的自然語言。^②本文的網路語言指的是後者。

加拿大傳播學家 McLuhan（1911-1980）在 1964 年提出「媒介即是訊息」，一般人以為媒介僅是形式，是信息的載體，McLuhan 認為媒介對信息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信息的清晰度和結構方式，媒介對人際關係有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例如鐵路的作用不是把運輸、輪子、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並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工作、閒暇。^③

同樣的道理，網路營造新的交際空間，該空間是隔離、虛擬的，打破時空的限制，網路空間中使用者可以自由隱匿身份、扮演各種角色，與他人進行非面對面交談；而物理空間是面對面（face-to-face）交際，傳遞較多訊息（例如表情、體

② 參見于根元主編：《網絡語言概說》（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2。

③ 參見（加）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10 月），頁 1-5、33-50。

勢語、聲調、語調等等），有利於接受者瞭解更多意涵。由此可見虛擬空間的交際和物理空間有很大的區別。因為媒介會影響交際模式，虛擬空間隱匿輔助訊息，爲了達到順利交際之目的，就必須仰賴更多語言與文字符號，而且，爲了適應媒介的性質，網路語言的編碼與解碼亦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特色。

研究顯示網路語言大致有以下共性：數位化、隨意性、時尚化、個性化、通俗化、符號化、趣味化、簡潔化、創新性、人情味。^④隨著「交際空間的形式」不同（如同步溝通的聊天室 chat room 和帖子^⑤，非同步溝通的網路新聞、網路廣告），所用的網路語言有些差異。例如王松木採用 BBS 聊天組、部落格的言談做研究，認爲在網路上發話者傾向選擇具有象似性（iconicity）和創造性（creativity）的語言形式妝點個人門面，吸引他人目光，重塑自我形象。^⑥又如于根元討論網路文學，發現網路文學多以第一人稱敘述，是書面語體帶的口語體成分，呈現「藝術語體」的特徵，意即藉助豐富多變的形象思維描述對現實社會的感受，詞彙的選擇注重描繪性和感受性，使用有美感的修辭，如比喻、誇飾等，網路文學的語言總趨勢是棄繁就簡、棄莊從諧、棄雅隨俗。^⑦

根據前人的研究，可知網路文學與聊天室的語言存在區隔，進一步說，同樣是網路文學，不同「體裁」和「作者」也會左右語言的特色。每天有難以估計的網路寫手不停地書寫，有些寫手的作品引起眾多網友關注，擁有較高的瀏覽率，最後變成著名的網路作家。寫手出名的因素很多，語言便是關鍵之一。以模因（meme）的話來說，成功的語言模因是競爭後的勝利者。令人好奇的是，哪些網路語言屬成功模因？它們如何脫穎而出？這些抽象的問題必須落實在具體材料才能有效回答。因之，本文以知名部落客（blogger）宅女小紅的作品爲範疇，而且是聚焦在「語音」方面，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

④ 參見黃少華、陳文江：《重塑自我的遊戲：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嘉義：南華大學社會研究所，2002年5月），頁128-131。

⑤ 帖子是指聊天室或BBS論壇上的一段文字或文章。

⑥ 參見王松木：〈網路空間的書寫模式——論網路語言的象似性與創造性〉，「國家與族群國際研討會」論文（高雄：中山大學，2008年11月8、9日），頁1-26。

⑦ 同註2，頁58-67、89-91。

宅女小紅是當代的網路新銳女作家，十分勤於寫作，起初她的文章發表在部落格「宅女日記—樂多日誌」，成名之後，數年來定期在《爽報》（週一至週五）、《自由時報》（週六）、《中國時報》（週日）撰寫專欄，儘管在格式排版方面，報刊專欄與部落格文章有些差異，但專欄的寫作風格依然延續網路散文。換言之，天天都能在網路、報紙看見她的文章，是曝光率極高的作家。⁸

後來，她的作品集結成三本書，分別是 2009 年《宅女小紅の胯下界日記》（以下簡稱為《日記》）、2011 年《宅女小紅の空虛生活智慧王》（以下簡稱為《智慧王》）、2012 年《空靈雞湯》（以下簡稱為《雞湯》）。三書的內容圍繞著家人、愛情、身體、購物、美容、休閒、工作等題材做書寫，多是作者親身經驗和生活瑣事，容易累積群眾基礎，再加上獨樹一格的書寫手法，具有輕鬆幽默的興味，引發讀者的討論與迴響。

本文為何要以小紅的作品為材料呢？除了作品有豐富趣味的「語音」模因，更重要的是，這些模因不是她的獨創，而是活躍於臺灣民眾的口語，及年輕族群的網路世界。換句話說，小紅的「語音」模因兼具日常口語和網路語言，和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從某個角度來說，她的「語音」模因是臺灣語言的一個縮影，反映部分的真實面貌，而且，她的作品呈現網路語言的共性，又帶有個人的聰慧巧妙，具有一定代表性。透過網路媒介與平面媒介的傳播，這些「語音」模因不斷被複製，成為成功的強勢模因。準此，在有限的時間下，筆者選擇小紅的文集一窺網路語言的「語音」模因，勾勒它們如何通過競爭，達到傳播的目的。






⁸ 至 2014 年 2 月 18 日為止，小紅的「宅女日記—樂多日誌」（<http://blog.roodo.com/chaiwanjui> 1977）累計瀏覽次數高達 60,681,065 次。現今的報紙除了傳統紙本形式（每日有不同發行量）之外，還有電子報形式，若加上電子報專欄的點閱，數量還會更多。

二、理論背景與文獻述評

（一）模因論

本文從模因的觀點探討網路語言的語音現象，模因出自於英國動物學家 Dawkins (1941-) 在 1976 年出版 *The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 的第 11 章，他模仿 gene (基因) 造出 meme，主張文化的發展是 meme 不斷複製的結果，meme 的中文譯名很多，目前通用的是何自然、何雪林所譯的「模因」。^⑨

有關模因的定義，Dawkins 的解釋是文化遺傳單位或模仿單位，模因的類型在生活中有曲調旋律、想法思潮、時髦用語、時尚服飾、搭屋建房、器具製造等模式。^⑩後來，Dawkins 又說模因是大腦的信息單位，存於大腦的一個複製因子，在現實世界裡，模因的表現形式有詞語、音樂、圖像、服飾格調，甚至是手勢或臉部表情。^⑪

我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在臺灣，看見 ，腦海浮現麥當勞，看到 ，想到著名的 Apple；見到紙盒上的 ，知道是回收的意思；比出  的手勢，表示勝利；聽到「給愛麗絲」或「少女的祈禱」，趕快準備倒垃圾了；奧黛麗·赫本 (Audrey Hepburn) 的經典造型  不斷重現於女人或新娘的髮型；許多人總認為頂尖大學熱門科系等於金飯碗的保障，金飯碗又等同於人生將會順遂。上述的商標、手勢、音樂、髮型、觀念經常圍繞在生活周遭，植根於人們的腦海，有些還打破時空，在不同國家、地域、世代之間向旁人複製、散播。所以，它們都是模因現象。

基於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 適者生存的觀點，Dawkins 認

⑨ 參見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論與社會語用〉，《現代外語》第 2 期 (2003 年)，頁 201。

⑩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06.

⑪ Richard Dawkins, *The Extended Phenoty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09.

為成功的基因是穩定者生存，可能是存在的時間長，或能迅速進行複製，或能準確無誤進行複製。模因也有類似的特性，具備了三個指標：保真度（copying-fidelity）、多產性（fecundity）、長壽性（longevity）。^⑫而且他認為三者中多產比長壽還重要。

Dawkins 的學生 Blackmore（1951-）在 1999 年出版 *The Meme Machine*（謎米機器），進一步完善老師的觀點。Blackmore 用比較寬泛的角度界定模因，如觀念、儲存觀念的大腦結構、由大腦所產生的行為表現，以及存在於書籍、說明書、地圖、樂譜等各種有關行為的指令信息，任何一個信息只要能通過廣義的模仿而被複製，就可稱為模因。^⑬由此推論語言是模因現象，認為語言的單位只要通過模仿得到複製與傳播，即是語言模因。

2005 年 Distin 出版 *The Selfish Meme*（自私的模因），反對 Dawkins 將文化進化與生物進化等同待之，質疑 Blackmore 將人類視為文化的複製機器。他主張模因進化是因為人有意圖（intentional）、意識（conscious）、負責（responsible）的行為，人可以複製文化，也可以創造文化。^⑭該書第 5、6 章還討論了文化傳播時模因的變異和篩選。

前面提過赫本頭一例，隨著個人的臉型、髮質、髮長的差異，以及設計師的不同，盤髮的大小、位置也有區別；再如翻唱歌曲和原曲相較，其旋律、節奏、唱腔，甚至歌詞、獨唱或合唱與否，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偏離，這些都是模因的變異。變異的問題在 Dawkins 給 Blackmore 的序中亦曾涉及，但 Distin 告訴我們人類控制模因的複製內容與進程，變異如果不能適應環境，很快就被淘汰。

Distin 主張成功模因的標準不同於 Dawkins 三個指標，而是：1. 模因本身的內容，2. 適應其他模因的方式，3. 適應人的思想與環境。^⑮換言之，Distin 一再強調

⑫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4.

⑬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6.

⑭ Kate Distin, *The Selfish Meme-A Critical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

⑮ Distin, *The Selfish Meme-A Critical Reassessment*. p57.

人對模因存亡有著主導權，能吸引人們更多注意力，獲得理解、接受後，被記憶保存，才是成功的模因，然而，能被優先選擇的模因必須與當前的文化環境相應。

自從 Dawkins 提出模因的概念後，經過 Blackmore、Distin 的努力，確立了模因在文化傳播與進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之一，語言是一種模因，或者說模因隱藏於語言，任何的語言成分只要透過模仿而複製，歷經同化（assimilation）、記憶（retention）、表達（expression）、傳播（transmission）四個生命週期，¹⁶構成複製的循環網路，就是成功有效的語言模因。

回到本文的主題，網路語言伴隨著網路空間興起，卻不意味任何語言成分數位化便等於網路語言。前言提到網路語言是網路上使用的有自己特點的自然語言，網路是開放的虛擬空間，如同百川納海般各種語言成分均可充分發展、交融，形形色色的語言變體必須經過競爭，爭取更多使用族群，確保自己的生存。因此，有特色的模因才能存活，不斷地流通，甚至逸出網路媒介，進入現實世界被更多人接納。從這個觀點來看，小紅散文橫跨部落格與平面媒介，備受讀者歡迎，意味著她的語言擁有一股魅力，這份魅力或特質就是語言模因能夠廣泛傳播的原因。

（二）文獻述評

目前西方學者已經將模因論廣泛應用於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哲學、科學生態學、醫學、建築學、音樂學等領域，顯見模因論備受重視，是一門具有解釋力的理論。

漢語學界有關語言模因的論述集中在中國，根據譚占海的統計，2007 年 12 月以前中國關於語言模因的論文共計 83 篇，其中有 34 篇重要文章收錄於他主編的《語言模因研究》。¹⁷ 2013 年 2 月，筆者搜尋「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模因」為篇名的文章有 1123 篇，與「語言模因」為篇名的有 288 篇，「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的語言、文字學科有 118 本模因方面的論文。短短幾年，模因研

¹⁶ Francis Heylighen, "What makes a meme successful?"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ybernetics, 1998, pp.418-423.

¹⁷ 參見譚占海主編：《語言模因研究》前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1。

究已經締造豐富的成果。

相較下，臺灣對模因的關注較少，2002 年戴浩一提到模因作為語言的心理、社會、文化基礎的問題，¹⁸直到 2011 年，才有一篇圖書館學的論文運用了模因論。¹⁹

大致看來，漢語學界有關模因的論文多聚焦於廣告語言、語言教學、翻譯、語用、隱喻等問題，有更多材料尚待開發，例如傳統文學、網路文學等等。

筆者發現特定作品的研究做得較多的是趙本山。他是中國著名的小品、東北二人轉演員，多次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演出，獲得眾多好評，有「小品王」的美譽。有關趙本山小品的研究很多，從模因角度討論者有 3 本，即李曉黎 2007 年的碩士論文《趙本山小品中的語言模因現象研究》、張亞男 2011 年的碩士論文《模因論視角下的趙本山小品特點分析——兼談模因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張豔峰 2012 年的碩士論文《模因論視域下趙本山小品研究》。

其中，張亞男認為趙本山小品語言模因符合複製忠實性、多產性、長壽性特點。其語言模因有「基因型」與「表現型」，而且是以「同構異義橫向嫁接」為主要的複製傳播方式。趙本山選擇具有東北特色的方言，引用觀眾熟悉的成語、歇後語、諺語、廣告語、流行語、詩句、歌曲等，通過大眾媒體傳播給觀眾，又經常對語言進行改裝，形成新的模因變體。²⁰該論文秉持一般談模因的論述模式，傾向歸納整理，沒有提出趙本山的模因何以成功傳遞的解釋。

嚴格而言，趙本山的小品是表演藝術，而非文學作品，因此可以這麼說，不論中國或臺灣，有關作家作品的模因研究幾乎是空白的。本文嘗試透過模因的視

¹⁸ 參見戴浩一：〈概念結構與非自主性語法：漢語語法概念系統初探〉，《當代語言學》第 1 期（2002 年），頁 1-12。

¹⁹ 2013 年，高婉瑜曾經對宅女小紅作品的詞彙、語音、語法、修辭模因做過鳥瞰式論述，但該文僅是初步展開問題，尚可再深入探討。參見高婉瑜：〈從模因視角看宅女小紅作品的語言風格〉，「第七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理工大學，2013 年 3 月 8-9 日），頁 1-25。

²⁰ 參見張亞男：《模因論視角下的趙本山小品特點分析——兼談模因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角觀察小紅散文的語音模因，解釋其模因如何競爭與傳播。

本文將小紅的語音模因分為兩種：1.臺灣國語，2.其他變異。特別要說明的是，本文討論的語音模因不包括詞彙層面的音譯方言詞（如閩南語、粵語）與外來語（如日語、英語）²¹。

三、臺灣國語模因的展現

本文所謂「臺灣國語」（Taiwan Mandarin）指臺灣民眾說國語時的語音現象，是受到臺灣閩南語（Taiwanese Minnan）影響形成的國語的地域變體。²²「臺灣國語」模因可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不分族群，普遍出現的語音現象；另一種則是母語為臺灣閩南語的人（尤其是長者或不經意時）比較容易發生的語音現象。一般所謂的臺灣國語指後者。

隨著政府強力推行國語，臺灣閩南語和國語發生語言接觸，數十年來，國語產生變化，形成臺灣國語。上述所言的兩種「臺灣國語」模因和臺灣閩南語干擾有或深或淺的關係，²³所以本文採寬鬆看法，兩種情況都視為臺灣國語。

²¹ 方言詞和外來語的音譯屬詞彙學問題，將另文論述。但是，外來語若已有約定俗成的詞面形式，小紅卻用其他語音模因替換已經約定的詞面形式，如「蕾絲」寫作「蕾濕」，這部分則列入討論。

²² 臺灣國語的定義和名稱有許多看法，一般認為臺灣國語指帶有臺灣本土語言腔調及用法的國語口音（Taiwanese Mandarin or Mandarin with a heavy Taiwanese accent），廣義的說法涵蓋了教育部依北京話所頒訂的標準語（Standard Mandarin），但這種標準語僅是人為的規定，基本上不出現在臺灣人的口語。曹逢甫認為臺灣國語（Taiwan Mandarin）指受臺灣閩南語（Taiwanese Minnan）影響的國語，是一種國語的變體，與曹說不同的有鄭良偉（Cheng）、何萬順等，將臺灣人實際使用的國語稱為臺灣華語（Taiwan Mandarin），是已經脫離北京話的獨立語言。本文同意曹逢甫的說法。參見 Robert Cheng,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1985): 352-377。曹逢甫：〈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2000 年 12 月），頁 273-297。何萬順：〈語言與族群的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頁 375-419。

²³ 沒有省籍的差異，很多臺灣人說話常見捲舌音和非捲舌音不分，有人不認為這是帶有臺灣本土

拜國語政策推行與國民教育普及之賜，臺灣有高達九成以上的民眾會說國語，²⁴和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原住民語言相較，臺灣國語是活躍的強勢模因，小紅散文充分反映了這點，例子俯拾即是。後面我們將這些用例按音節結構聲母、韻母、聲調依序討論。

（一）聲母

臺灣國語最常見的現象是捲舌音消失，與非捲舌音相混淆，意即[tʂ]、[tʂʰ]、[ʂ]唸成[ts]、[tsʰ]、[s]，以及[z]唸成[l]。

1. 後來終於有個警察經過把她救粗乃。（阿木美雲的故事，《日記》頁11）
2. 一個人上廁所有個隱憂，就素衣衫沒整好不會有人提醒你。（你可以叫我宅女小紅，《日記》頁9）
3. 矮鵝～那個牙齒有菜的女倫。（人間處處是肉鬆，《日記》頁181）

例1「粗乃」即「出來」，將「出」的聲母[tʂʰ]唸成[tsʰ]。

例2「素」即「是」，將「是」的聲母[ʂ]唸成[s]。類似的例子還有「想說」寫成「想縮」，「悲傷」寫成「悲喪」、「『舒』服」寫成「『酥』湖」。

例3「女倫」即「女人」，將「人」的聲母[z]唸成[l]，類似的例子還有「男人」寫成「男倫」，「當『然』」寫成「擔『藍』」。

語言腔調的臺灣國語（Taiwanese Mandarin），但「臺灣華語教學入口網站」認為捲舌音唸成非捲舌音是受台語（即臺灣閩南語）影響的結果（網址：<http://twtcsl.org/>，查詢日期：2014.2.21.）。在曹逢甫〈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頁281-282，也將這個現象歸入臺灣國語。

²⁴ 語言使用的調查隨著時間、地點會有不同數據，筆者記得過去黃宣範調查臺北市會說國語的人高達98%，曹逢甫在1999的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Taiwan一文，估算全臺灣約有九成以上的人會說國語。隨著15年（今年是2014年）的過去，教育普及度高，相信全臺灣會說國語的人已經超過九成。曹逢甫1999年的調查是轉引自曹逢甫：〈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同註22，頁280。

有些成人或孩子說話時出現舌尖鼻音[n]與舌尖邊音[l]不分，將[n]唸成[l]，或[l]唸成[n]，例如冷[ləŋ²¹⁴]說成[nəŋ²¹⁴]。不過，和捲舌音唸成非捲舌音相較，這種情形比較少。

4. 只要看到那兩種現象就會受不鳥的盯著瞧。（MR.泡泡與MR.鼻毛，《日記》頁45）
5. 除了在別人家看過伯父的陰郎外，我也遇過男友的哥哥很陽光的洗完澡直接光溜溜走出來。（去另一半家愛字意蛤，《雞湯》頁226）

例4「受不鳥」即「受不了」，將「了」的聲母[l]唸成[n]。類似的例子還有「老公」唸成「惱公」，「出『來』」唸成「粗『乃』」。

例5「陰郎」即「陰囊」，將「囊」的聲母[n]唸成[l]。

臺灣閩南語沒有唇齒輕擦音[f]，母語為臺灣閩南語的人往往將[f]唸成喉清擦音[h]，而[h]與國語的舌根清擦音[x]發音部位接近。²⁵

6. 只好再把它推進去一點，然後忍不住一直去勾勾看有沒有推到搆不著的地荒……（小姨媽初體驗，《智慧王》頁23）
7. 這屎也噴發得未免太激烈，讓我不太酥湖。（我的雞歪阿寄，《日記》頁14）

例6「地荒」即「地方」，「方」聲母受到臺灣閩南語的影響，[f]唸成[h]，接近國語的[x]。

例7「酥湖」即「舒服」，「服」唸成「湖」又是一例。另外，「舒」寫成「酥」是捲舌音唸成非捲舌音的現象。

²⁵ 楊秀芳說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中譯本頁12提到國語的厂是[x]。接著她又說[x]和閩南語喉擦音[h]非常接近，能夠正確分別這兩個不同聲母的人恐怕也很少，多半就把「花」[xua55]讀為[hua55]了。參見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4月），頁7。

(二) 韻母

臺灣國語中，舌尖鼻音[n]與舌根鼻音[ŋ]當韻尾時經常混淆，具體表現是[ən]與[əŋ]不分，或[in]與[iŋ]不分。

8. 人蔘真是沒有遺憾了啊啊啊。（國際龍舟錦標賽之溫刀抵隊，《智慧王》頁119）
9. 沒想到朋友沒有我的興奮之情，非常鎮定且雲淡風清的說：「我痔瘡也破過啊。」讓我大吃三斤。（我的 Happy Ending，《雞湯》頁62）

例8「人蔘」即「人生」，「生」與「蔘」聲韻皆異，將「生」的韻母[ən]唸成[ən]，聲母則同上所述，捲舌音唸成非捲舌音，即[s]唸成[s]。

例9小紅解釋「大吃三斤」比「大吃一驚」更驚訝。「大吃三斤」模仿「大吃一驚」的形式，替換數詞新造出「大吃三驚」，藉由數量增加表示程度增強，並將「驚」韻母[iŋ]替換成[in]，可見「大吃三斤」是一種模因的變異，屬「同構異義橫向嫁接」的「表現型」模因。²⁶

除了[ən]與[əŋ]不分，[in]與[iŋ]不分，小紅作品還有[an]與[aŋ]混淆的現象。

10. 黃老頭，你亡蕩惹！（我中獎惹就醬花，《日記》頁81）
11. 以後請叫我一聲風速女丸吧！（PLS CALL ME 風速女丸，《日記》頁160）

例10「亡蕩」即「完蛋」，將「完」與「蛋」的主要元音和韻尾[an]唸成[aŋ]。

²⁶ 同構異義橫向嫁接的表現型模因，指語言模因的結構和形式不變，但內容變了，為另外的詞語所取代。參見何自然：〈語言中的模因〉，《語言模因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頁11-12。

例 11「女丸」即「女王」，將「王」的主要元音和韻尾[an]唸成[an]。

[an]與[an]混淆比較少見，魏岫明提到講福州方言的人會有這種現象，因為福州方言沒有[an]，將國語的[an]唸成[an]，她還舉了民謠「阿美阿美幾時要辦嫁妝…」為證，提到 16 個韻腳中有 12 個押[an]韻，4 個押[an]韻。²⁷

另外，張慧美分析周杰倫歌曲「十一月的蕭邦」，發現[an]與[an]合韻，推測是因為兩者主要元音相同，韻尾又接近，主要元音較響亮，聽起來合諧。²⁸

除了流行歌曲有這種現象以外，筆者注意到有些年齡較小（兩、三歲）的孩子說話含糊不清，混淆了[an]與[an]，但孩子們的母語不是福州方言。換句話說，[an]與[an]混淆不僅發生在福州人身上而已。

假如不是方言的關係，根據音理，張慧美之說是有道理的。因為[n]、[ŋ]僅發音部位有別，再者[n]、[ŋ]與[a]相較，[a]響度最大，聽得最清楚。除了例 10、11 以外，小紅還將「緊張」寫成「緊詹」，「誇張」寫成「誇詹」，「『當』然」寫成「『擔』藍」，「上班」寫成「扇班」。

國語的庚韻字若與唇音搭配時，多數人將[əŋ]唸成[uŋ]，最顯著的例子是「風」，小紅作品以「轟」替代「風」。

12. 然後我整個人就像消轟的氣球全身癱軟，差不多趴在床上動也不動腦筋一片空白半小時以上。（去另一半家愛字意蛤，〈《雞湯》頁 227〉）

例 12「消轟」即「消風」，將「風」[fəŋ⁵⁵]寫成「轟」[xuŋ⁵⁵]，聲母、韻母的變化是模仿臺灣閩南語發音的結果，臺灣閩南語「風」[hong⁴⁴]²⁹聽起來接近國語

²⁷ 參見魏岫明：《國語演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4 年 6 月），頁 35。

²⁸ 張慧美的原文提到「[n][ŋ]之發音部位都是鼻音」，疑似筆誤，現更正為「[n][ŋ]之發音方法都是鼻音」。參見張慧美：《語言風格之理論與實例研究》（臺北：駱駝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頁 355-356。

²⁹ 方言資料請參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查詢日期：2013.10.20。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查詢日期：2014.4.16。這兩個資料庫標示聲調的方式有別，前者標示的是調值，後者用符號或數字標示。後續引自兩資料庫者，將不逐一註出。

「轟」[xuŋ⁵⁵]，^{③①}便直接以「轟」代「風」。因之，[fəŋ⁵⁵]唸成[xuŋ⁵⁵]屬共時的語言接觸現象。

魏岫明從音變的角度解釋臺灣人口中「風」的唸法。^{③①}不過，以歷時和共時的原因相較，共時的語言接觸可能性比較高，眾所周知，臺灣的國語和閩南語接觸的時間很長，促使臺灣國語「風」的唸法與北京普通話差異較大。

閩南語沒有高、前、圓唇舌面元音[y]，母語為臺灣閩南語的人說國語時，將[y]唸成高、前、展唇舌面元音[i]，改撮口為齊齒。

13. 仔細觀察馬桶水還會發現上面浮著一層油的感節。（我的雞歪阿寄，《日記》頁12）

14. 人生就是一場賭局，不梭下企怎麼知道結果呢？（附錄一：假辦省錢法，《智慧王》頁197）

例13「感節」即「感覺」，將「覺」的介音[y]唸成[i]。

例14「下企」即「下去」，將「去」的主要元音[y]唸成[i]。

仔細地說，[y]在閩南語有不同的唸法。駱嘉鵬提到國語的撮口呼在閩南語讀書音多為合口呼，口語音則齊齒、合口參半。^{③②}楊秀芳的書舉出「曲」，臺灣閩南語白讀[khik⁴]，文讀[hhiok⁴]；「玉」，臺灣閩南語白讀[gik⁸]，文讀[giok⁸]。^{③③}另外，又如「君」，臺灣閩南語唸成[kun¹]；「魚」，臺灣閩南語白讀[hi⁵]或[hu⁵]。

③① 鄭良偉提到ㄅㄆㄇㄋ一般不跟介音ㄨ或ㄩ結合，因為ㄅㄆㄇㄋ後的介音ㄨ、ㄩ都化為零的結果。這種介音變化卻不曾發生於臺語，因此國語ㄨ或ㄩ後的零介音常和臺語的圓唇介音對應，如國語「飛」ㄈㄟ：臺語 hui，國語「風」ㄈㄨㄥ：臺語 hong。參見鄭良偉：《從國語看臺語的發音》（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9月），頁156。

③② 魏岫明之說的出處見註27，頁36-39。

③③ 參見駱嘉鵬：〈閩客方言影響下的台灣國語音韻特點〉，「第一屆馬來西亞漢語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吉隆坡：馬來亞大學，2006年3月4-5日），頁13。

③④ 楊秀芳之書請參見註25，頁133-134。該書頁34-35提到調類4為陰入，調值是22或32。調類8為陽入，調值是33。

③³⁴由於[y]、[i]、[u]都是高元音，[o]是半高元音，共同點是舌位較高，閩南語雖然沒有[y]，仍用高元音[i]或[u]代之。

有些詞在國語為開口音，在臺灣閩南語則是合口音，母語為臺灣閩南語的人說該詞的國語時，往往帶著介音[u]。

15. 為黃韻玲最近變得灰常漂亮唷!!（前任男友的現任情人，《日記》頁23）

例 15「灰常」即「非常」。中古的「非」為三等合口的非母微韻字，臺灣閩南語唸成[hui⁵⁵]，國語是[fei⁵⁵]，可知臺灣閩南語保留合口，國語則受唇音的異化，失落[u]。以「灰」代「非」，聲母如前所述，受臺灣閩南語干擾以[h]替代[f]；韻母部分，臺灣閩南語「非」是合口音，母語為臺灣閩南語的人說國語「非」時，也帶有合口，聲韻搭配聽起來像國語[xuei⁵⁵]，記成「灰」。其他例子如「發現」³⁵寫成「花現」，「發生」寫成「花生」，「誰」³⁶寫成「隨」。

國語空韻的高、前、展唇舌尖元音[ɿ]與高、後、展唇舌尖元音[ʮ]，母語為臺灣閩南語的人說國語時，用高、後、圓唇舌面元音[u]替換[ɿ]與[ʮ]。

16. 那個朋友是隨？就素拎北我啦～干！（賣勾呷啦，《智慧王》頁41）

例 16「素」即「是」，「是」的聲母由捲舌音變成非捲舌音，韻母由開口的[ʮ]變成合口[u]。

那麼，為何會以[u]替換[ɿ]與[ʮ]？鄭良偉提到沒有韻尾時，國臺語的主要元音

③³⁴ 這兩個例子出自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數字1為陰平。數字5為陽平。

③³⁵ 「發」，中古是三等合口非母月韻字，閩南語區廈門白讀唸[huat32]，臺灣閩南語文讀唸成[huat1]，白讀唸成[puh1]。

③³⁶ 「誰」，中古是三等合口禪母脂韻字，閩南語區廈門唸成[sui24]，臺灣閩南語白讀唸成[tsui5]，文讀唸成[sui5]。

對應通則是低對低，中對中，高對高。³⁷由於[ɿ]、[ʅ]是高元音，[u]和[i]也是高元音，故國語的[ɿ]、[ʅ]在閩南語中對應的可能是[u]（如資、私）或[i]（如支、是）。按實際語音，臺灣閩南語「是」唸成[si²²]，小紅不應該以「素」[su⁵¹]代國語的「是」，但為何小紅還寫成「就素」呢？或許可以這麼解釋，此處的模仿不求如實真確，而是應用的依據而已，該依據的遊戲性、趣味性凌駕於正確性，也就是說，以「素」代「是」背離語言事實，違反正確性；但閩南語確實也有以[u]對應國語[ɿ]、[ʅ]的例子，爲了增添幽默興味，所以改用「素」代「是」。

（三）聲調

國語的輕聲根據輕化程度分爲固定輕聲與非固定輕聲（比較輕聲）。前者指輕化很明顯，非讀輕聲不可，例如名詞重疊第二字的輕聲、詞尾、助詞的輕聲。後者指稍微輕化，甚至有的人口中並不輕化，如動詞重疊第二字的輕聲、方位詞的輕聲。³⁸實際上，在臺灣某些輕聲詞已經消失了，例如親屬稱謂的第二音節，有些人不讀輕聲（零調）。

17. 因為要是寶包生一個太大，不小心把惠英撐裂了，傷口就會更難處理。
（剪會陰啊簡惠英，《日記》頁122）
18. （溫蒂姊）真是個好姊接。（哦 溫蒂姊，《日記》頁16）
19. 觀眾看到這段應該紛紛用五個字問候我家高堂老木，沈不住氣點兒的已經腳底癢央的飛踢過來了吧！（原來這就素 L·O·V·E，《日記》頁30）

例17「寶包」即「寶寶」，名詞重疊的第二音節屬固定輕聲，小紅將第二個「寶」換成陰平的「包」。

³⁷ 鄭良偉之說的出處見註30，頁171-172。

³⁸ 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編纂：《國音學》（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八版），頁262-268。

例 18「姊接」即「姊姊」，和例 17 相同，將第二個「姊」換成陰平的「接」。

「接」、「包」替換「姊」、「寶」反映重疊式親屬稱謂詞第二音節的實際發音狀況。目前臺灣民眾口語中，「姊姊」和「寶寶」的第二音節有人發輕聲，也有人發陰平，換言之，以往認為第二音節應發輕聲的現象正在與陰平競爭。儘管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重疊式親屬稱謂詞的第二音節幾乎都標為輕聲，³⁹然而「上聲+上聲」的重疊式親屬詞有人唸成「上聲+陰平」，除此之外，「陰平+陰平」的「媽媽」與「哥哥」，第二音節不必然唸成輕聲，仍維持陰平。「去聲+去聲」的「爸爸」、「陽平+陽平」的「叔叔」，第二音節可讀輕聲，⁴⁰或兩個音節唸成「上聲+陽平」。

例 19「癢央」，小紅說是「癢癢」的可愛說法，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癢癢」的第二音節是輕聲，小紅用「癢央」替換「癢癢」，即第二音節以陰平替換輕聲，反映了語言的變化。以 Google（台灣）查詢「癢央」，不設限共有 1,320,000 筆網頁，條件限定在「網誌」，也有 125,000 筆。⁴¹初步過濾後，確定「癢央」是網路的高頻詞，有趣的是中國有一首兒歌「打蚊子」，歌詞出現多次「癢央」⁴²，而且，網路有關「癢央」的影片多是一些小動物抓癢的畫面，亦呼應了小紅所做的解釋。

上述三例的第二音節不約而同變成陰平，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輕聲的調值隨著前一音節而變化，如果前一音節是上聲，緊接的輕聲調形屬於微升調，

³⁹ 根據《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筆者發現重疊式親屬稱謂詞只有「姨姨」（稱母親的姊妹）兩個音節都註明陽平。參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日期：2013.10.27。後續引自該辭典者，不擬再註。

⁴⁰ 如果輕聲的前一個音節屬陰平、陽平、去聲，則該輕聲聽起來像是較短的去聲。

⁴¹ 本文的網路詞頻調查採用 Google（台灣）進行搜尋，所得的數據是粗估，對於詞條頻率較高者，筆者僅能約略過濾，剔除不合者，難以逐條檢視與精確統計，後續的數據處理方式亦同，不擬再註，參見 Google（<https://www.google.com.tw/>），查詢日期：2013.10.27。

⁴² 「打蚊子」歌詞：「癢央！癢央！癢央癢央癢央央！癢央！癢央！癢央癢央癢央央！我家住在池塘邊，夜夜抓那個癢癢癢！」參見魔鏡歌詞網（<http://mojim.com/twy100614x4x4.htm>），查詢日期：2013.10.27。

像是輕短的陰平調。其二，陰平調是高平調（臺灣人口中實際調值是半高平調44），如朱曉農所言，高頻聲調表體型小，用來示愛，具有生物學的基礎，語言中高調是用聲帶的高頻振動來拉近距離，表示親暱。各種的暱稱、小稱或高調產生理據都是憐愛嬰兒的聯想。⁴³「接」、「包」、「央」都是陰平的高調，寫成「姊接」、「寶包」、「癢央」更顯委婉親密。

四、其他變異

小紅作品有些詞的語音模仿異於臺灣國語的語音變化，故稱為「其他變異」。變異出現在聲、韻或調，可能是特殊的變異現象，或是某些族群（如外國人）的語音變體，抑或個人的變體⁴⁴。

（一）聲母

魏岫明提到捲舌音與非捲舌音相混的情形可能是「時捲時不捲，或者該捲的不捲，不該捲的卻捲舌」，通常出現在較正式的場合，例如刻意要求唸出一段話時，說話者在有意識下比較注意捲舌音，有時仍不免疏忽。⁴⁵在小紅作品中出現非捲舌音唸成捲舌音的例子。

20. 我：沒問題啊，有什麼需要儘管說吧，以後要搬東西千萬找我幫忙啊。
（想縮這麼赤激的事原來不是八點檔才有的，但不動聲色）。（OL 的

⁴³ 參見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3期（2004年），頁193-222。

⁴⁴ 本文所謂的「個人」變體，不等於數量上「單一個人」，而是指作者有自己的行文習慣，足以形成風格。換言之，個人變體傾向於作者的書寫習慣或風格，不代表只能有單一個人可以擁有這種變體，如同有些人說話出現口頭禪（如「然後」、「那」、「後來」、「麻煩」（表請託）、「知道嗎」、「這個部分」），該口頭禪成為他的說話風格，但不能反過來說同樣的口頭禪只能為某一個人專有。

⁴⁵ 魏岫明之說的出處見註27，頁30。

MSN 激戰，《日記》頁 156)

21. 不知不覺說了好多肛門的事，真是不好意思濕。（移動式人體置物櫃，《日記》頁 113)

例 20「赤激」即「刺激」。通常是將捲舌音唸成非捲舌音，小紅卻以「赤」代替「刺」，將聲母[tsʰ]改唸成[tɕʰ]。根據本例的語境，「赤激」出現於內心獨白，不是公開的正式場合（如朗誦、演講），但「刺激」也不是生難詞語，誤作的可能性低。更何況該文特別將「赤激」做了註解，可見是小紅有意求新求變。

利用 Google 查詢「赤激」，出現 14,500,000 筆網頁，「刺激」則有 306,000,000 筆網頁。條件限定網誌再搜尋，「赤激」有 5,200,000 筆，「刺激」有 37,600,000 筆。利用「中文報紙論文索引光碟資料庫」檢索二十種報紙，「刺激」有 619 筆，「赤激」0 筆。再以新聞尺度開放的《蘋果日報》為例，2003 年 5 月 2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7 日僅找到 1 筆「赤激」，而「刺激」有 24,145 筆。⁴⁶上述統計資料均顯示「刺激」的頻率遠高於「赤激」，儘管「赤激」在網路中不是低頻詞，卻不見或罕見於報紙，推測「赤激」是網路上「刺激」的另類寫法。

例 21「不好意思」寫成「不好意思濕」，將聲母[s]改唸成[sʰ]。本例「不好意思濕」非但不出現在正式場合，反而出現在日常避諱的主題，是比較俚俗的語境。

用 Google 查詢，「不好意思濕」出現 20,900,000 筆網頁，「不好意思」有 82,300,000 筆網頁。網誌的「不好意思濕」有 288,000 筆，「不好意思」有 12,500,000 筆。「中文報紙論文索引光碟資料庫」的「不好意思」有 3 筆，「不好意思濕」0 筆。2003 年 5 月 2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7 日的《蘋果日報》未見「不好意思濕」，「不好意思」有 3,735 筆。就平面媒介而言，連《蘋果日報》也排斥「不好意思濕」，因為這種寫法會被認為是錯別字（校稿不周），或者意有所指。就網路媒

⁴⁶ 《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查詢日期：2013.10.27。後續引自該報者，不擬再註網址。

2010 年 12 月 12 日《蘋果日報》「學生宿舍的床伴誘惑」，文中提到：隨著夜色漸深，內容也愈來愈「赤激」。「赤激」加上單引號，屬有標記用法，表示作者刻意使用「赤激」。

介來說，「不好意思」頻率很高，是「不好意思」的另類寫法。

類似的例子還有「自己」故意寫成「恁己」、「私密」寫成「濕密」，「會死」寫成「會屎」，「死了」寫成「屎了」，「蕾絲」寫成「蕾濕」，「氣死人」寫成「氣鼠人」，「了」寫成「惹」。按普遍性的演變規則，捲舌音發成非捲舌音比較省力，小紅遇到獨白或避諱主題時刻意逆向操作，將非捲舌音發成捲舌音，類似矯枉過正（hypercorrection），目的是製造效果，追求新鮮感，具有遊戲性質。

前面提到臺灣國語以聲母[h]替代[f]，如果是國語的聲母[x]，則不會變成[f]。但是，小紅作品出現將國語的聲母[x]唸成[f]，亦是一種矯枉矯正現象。如：

22. 哦哦 我最喜番跟壞嘴人聊天惹。（前任男友的現任情人，《日記》頁23）

例 22「喜番」即「喜歡」，「歡」的聲母[x]唸成[f]。⁴⁷「中文報紙論文索引光碟資料庫」與《蘋果日報》未見「喜番」，Google 有關「喜番」的網頁有 30,600,000 筆，網誌則有 8,700,000 筆。由此可知，「喜番」不見於報紙，是流通於網路的另類寫法，諧音為「喜歡」。

小紅作品還有極少數聲母省略的例子，如：

23. 所以他們都比我瘦……暗。（（前男友）媽媽的味道，《日記》頁 40）

例 23「暗」即「幹」，「幹」的聲母[k]省略了。臺灣閩南語「幹」是性暗示詈語，此處小紅想避免直接使用該詞，做出了些微調整。除了將「幹」改成「暗」

⁴⁷ 根據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的記載，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話「歡」的聲母都是[f]，且大埔、饒平、詔安話的「歡」與「番」同音。換句話說，某些母語為客語者可能將國語的「歡」唸成「番」。因之，本例不能完全排除是跟客語接觸後的影響。網址：<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查詢日期：2014.4.14。

之外，她還曾用改變聲調的方式處理，如以「干」模仿「幹」。

（二）韻母

有些國語詞的韻母原本沒有[u]，比照「非／灰」、「發／花」的演變，做出錯誤類推，改用合口字替換。

24. 從我後來約會的男倫，臉都很有立體感這件事可見一斑。〈宅女小紅就是這樣誕生的，〈日記〉頁 21〉

例 24「男倫」即「男人」。無論國語或臺灣閩南語，「人」都是開口音，此處將「人」的韻母插入介音[u]，聽起來跟「倫」就接近了。改開口為合口，應是受「非／灰」演變造成錯誤類推。⁴⁹「中文報紙論文索引光碟資料庫」與《蘋果日報》未見「男倫」，Google 有關「男倫」的網頁有 131,000,000 筆，網誌有 4,600,000 筆，可見「男倫」僅是網路上的另類寫法，遊戲性高，尚未被報紙接受。

相反地，有些國語詞的韻母原本有[u]，參考以[u]替換[ɿ]、[ʊ]的現象，逆向誤以[ɿ]、[ʊ]替換[u]。

25. 隔壁桌的對話不小心讓我聽得太清此，我就會放下手邊的事專心投入他們的世界。（給不接電話的他，〈智慧王〉頁 168）
26. 可老人家常有心無力無奈的存了一堆洩（是嗎）這對身體很不好，只好去做療程把洩弄吃來安捏。（俚語教學：洩洩咬骨，〈雞湯〉頁 50）

例 25「清此」即「清楚」，「楚」[tɕ'u]寫成「此」[ts'ɿ]，主要元音以[ɿ]替換

⁴⁹ 「男人」寫成「男倫」是一種音近的文字遊戲，只要聽起來聲音接近就可以替換，替換字也不固定。例如同是小紅所作，2013.10.25.《爽報》專欄的〈打包〉：「只能說我的丈夫真是個特別的男能啊。」小紅將「男人」寫成「男能」。只不過以「能」替換「人」，聲母和韻母比較明顯吻合臺灣國語的語音現象。

[u]。魏岫明提到[u]取代[ɿ]與[ʌ]時，捲舌聲母同時變為不捲舌。⁴⁹本例韻母卻逆向誤以[ɿ]代替[u]，聲母又合乎常見的[tʂʅ]變為[tʂʰ]，故「楚／此」的韻母變化有異於一般規律。另，網路曾出現「清此」代替「清楚」，例如「三隻可愛的小鬼暖軟分不淸此」、「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淸此」⁵⁰。

例 26「吃來」即「出來」，「出」[tʂʰu]寫成「吃」[tʂʰʌ]，主要元音以[ʌ]替換[u]。按前面所述的情況，「出」[tʂʰu]應該變成[tʂʰu]，本例卻變成[tʂʰʌ]，即聲母的捲舌音不變，韻母改以[ʌ]替換[u]。

「清楚／淸此」、「出來／吃來」與前面提過的「氣死人／氣鼠人」都涉及空韻問題，筆者發現它們的「聲母」，或「韻母」，或「聲韻」違反演變規律，因為語音模因是模仿，不是百非之百的語音記錄。語言在應用時可能基於趣味性發生變異，但變異會有限度，上述例子唯一一致的地方只有「聲調」，意即原詞與變異詞的「聲調」總是保持不變。換句話說，模因的模仿行為雖然不是如實複製，卻得維持一定的保真，否則就無法辨識與原詞的關係了。

小紅偶爾以「棉」替換「們」，韻母發生改易。如：

27. 運動會加速它棉想爆衝出來的決心。（出恭的 Know How，《雞湯》頁 42）

例 27「它棉」即「它們」。⁵¹將「們」的韻母[ən]改讀為[ian]，基於順同化作用，發音變成[ien]。就音理而言，兩者僅有韻尾相同，介音、主要元音皆異（「們」無介音，主要元音是[ə]，「棉」的介音是[i]，主要元音是[e]），似無混淆之理。觀察小紅其他作品的行文，她多是寫「他們」、「它們」，此處特別以「它棉」模仿「它們」，推測是為了寫作效果。國語「們」的主要元音是央、中元音，聲音不響亮，但「棉」的主要元音響度還要小一點，因此「們」是比較響

⁴⁹ 魏岫明之說的出處見註 27，頁 39。

⁵⁰ 「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淸此」模仿自蔡依林歌曲「野蠻遊戲」的歌詞「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⁵¹ 《雞湯》的附錄記載「它棉」是「他們」的變音，疑似作者筆誤，現更正為「它們」。

亮的。如果不是基於音理的響亮，那麼為何還改用「棉」呢？筆者認為可能又是趣味性的關係，偶爾出現以「棉」代「們」，吸引讀者目光，容易產生詼諧的新奇效果。類似的例子還有「我們」寫成「我棉」。

（三）聲調

小紅作品聲調方面的變異較凌亂，有的是模仿外國人說國語的腔調，有的將原聲調變成去聲，表程度的強化。

28. 我以前很黑，所以她很愛叫我瑪莉亞，逼我當菲傭使喚，逼我在外面要叫她「胎胎」。（我的雞歪阿寄，《日記》頁12）
29. 我開始懷疑他其實是跟賭神高進交往，不過賭神也有背後照，女上師卻連背後照都妹有！（前任男友的現任情人，《日記》頁22）

例28「太太」寫成「胎胎」，聲調發生變異，模仿外國人說國語時聲調不準確的樣子。有些網友也用「胎胎」替代「太太」，如「這位胎胎不要激動」、「當中有位奇女子，我們稱為胎胎界的柯南」。類似的例子還有「外國」寫成「歪果」，「外國人」寫成「歪果忍」，「有錢人」寫成「悠淺忍」⁵²。比較起來，網路上「胎胎」與「悠淺忍」較少見，「歪果」與「歪果忍」則是高頻詞語。

例29「妹有」，小紅解釋是「沒有」的加強版，常搭配驚嘆號。除此之外，小紅曾將「他馬的」寫成「踏馬的」，表程度加強。

閩南語、粵語等方言採取變調表示程度加強或減弱，而國語的變調分為兩種，一種是口氣語調，一種是連音變調。⁵³筆者認為「妹有」與「踏馬的」屬口氣語調，而非連音變調，連音變調可歸納出常見的類型，口氣語調沒有明顯規律，哪

⁵² 網路所見的「悠淺忍」，最早似是出自宅女小紅的「宅女日記」〈勵志極短篇〉（發表於2010.10.7.）。

⁵³ 「口氣語調」是因為說話的口氣與情感不同而變調，「連音變調」是適應自然，為求流利的連讀變調。參見《國音學》，同註38，頁241。

一種情感應配合哪一種聲調，將因人而異。類似的例子還有「那麼」寫成「拿摸」，「我的媽呀」寫成「窩的馬呀」，「究竟」寫成「糾竟」，「王八蛋」寫成「望拔蛋」，「可以」寫成「課以」，「好」寫成「豪」，「朋友」寫成「捧油」、「究竟」寫成「糾竟」等等。

(四) 合音

流行語常常有合音現象，目前受到關注的是「醬」與「釀」，「醬」是這樣的合音，「釀」是那樣的合音，⁵⁴小紅也常使用這兩個詞。此外，還有「的啊」合音，寫成「搭」。

30. 教練們都是熱血青年，看到二姊溫蒂標緻會一直跟她搭訕，但拎北從頭到尾都沒被搭理過，完全當我是死的就是了，超沒禮貌搭。（健康快樂排毒營，《智慧王》頁48）

例30「搭」即「的啊」的合音，取國語「的」聲母[t]與「啊」韻母[a]，聲調不同於「的」與「啊」的輕聲，變成陰平，相當於選變類合音的變調式。⁵⁵語義上「搭」等同「的啊」的整體意義，相當於原義單純合音詞。⁵⁶語法功能上「搭」與「的啊」相同，充當句末語氣詞。換句話說，「搭」與「的啊」的語義、語法均無差異，而語音有別。就小紅作品而言，合音詞以「醬」、「釀」較常見，「搭」

⁵⁴ 參見林碧慧：〈台灣地區青少年流行語「釀子」、「醬子」合音變化研究〉，《建國科學報：通識類》第4期（2008年），頁93-104。

⁵⁵ 「選變類合音」指一方面直接從材料音節中選取聲韻調，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不是原材料的語素，即音節的構成因素有些變化。選變類合音分為變聲式、變韻式、變調式。「變調式」指聲調不同於材料音節中任何一個聲調的合音模式。參見蕭國政：〈漢語合音詞的語音構成類型及語義、語法問題〉，《漢語語法的事實發掘與理論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頁363-364。

⁵⁶ 蕭國政主張「原義單純合音詞」的詞義就是語素義，其詞義就是構成合音的原材料語素的整體意義。同前註，頁366。

偶爾出現。⁵⁷

本小節的開端提到「其他變異」模因的變化有異於臺灣國語，儘管如此，筆者發現它們大致是在臺灣國語的基礎上做微幅調整，詳細情況是聲母或韻母若發生變動，聲調則維持不變；如果聲調改變了，聲母或韻母則維持不變。例如「清楚」唸成「清此」，聲調不變，聲母發生變化，韻母發生逆向誤推，以[u]替換[ɿ]，既然是逆向誤推，顯示「楚/此」的韻母變化有參考依據。至於合音詞「醬」、「釀」、「搭」的變化都有音理的證據，並非隨意、脫序的變異。

乍看之下，「胎胎」、「妹有」、「踏馬的」、「拿摸」諸例的聲調變異似為例外，有的源於模仿外國人發音，有的則是口氣語調，因人而異，沒有標準可循。對於這種聲調變異，筆者仍認為是小幅調整而已，不是真正例外，原因是這些變調詞始終延續原詞的聲母和韻母，僅在聲調上做些變化罷了。

五、模因的複製與傳播

從語音角度來看，小紅營造作品幽默生動的重要利器是「臺灣國語」模因，其次是「其他變異」模因。行文穿插一些臺灣國語或特殊的變異作為新訊息形式，提高訊息顯著度，佔據注意力資源（attention resource）。例如〈盡信導航不如無導航〉：「聽到阿寶大喊不要上橋不要上橋，想縮花生什麼事啊，一抬頭我們就在橋上了，而眼前的牌子清楚的標示著目的地是桃園。」（《智慧王》頁114）又如〈生活小常識一則〉：「前陣子甚至聽說媽宗痛要辦網聚，看來網路族群是後選人必爭之地。」（《雞湯》頁243）閱讀時，見到「縮」、「花生」、「媽宗痛」，大腦發現有狀況出現，懷疑是否寫錯別字，再按照文意推測出正確的字詞是「說」、「花生」、「馬總統」。換言之，對於出現臺灣國語或聲調變異的訊

⁵⁷ 除了「的啊」合音為「搭」之外，《雞湯》附錄提到「額」是「唉唷」的連音（即合音），聲、韻、調俱異。根據蕭國政的統計，多變合音式目前僅發現聲韻二變式與韻調二變式，顯然「額」與「唉唷」已超出合音的可能類型。因此，對於「額」是「唉唷」的合音一說，筆者姑且存疑。

息，我們會多留點時間在它身上，它順利引發讀者的關注。⁶⁸反之，假設這段敘述的文字完全正確，被注意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穿插臺灣國語或其他變異，除了是以變換訊息形式引發注意之外，同時也是「標記象似性」運用的結果。

認知語言學的象似性（iconicity）談語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間（即語言的形式和內容）有一種必然的聯繫，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可以論證的，有理據的。⁶⁹美國哲學家 Peirce（1839-1910）的符號學將象似符（icon）分為映象符（image）、擬象符（diagram）、隱喻符（metaphor），⁷⁰因為映象符數量較少，象似性是以後兩者為主。句法的擬象象似性原則有三：順序象似性、接近象似性、數量象似性，⁷¹王寅在三個原則之外，又歸納出「標記象似性」，標記性從無到有的順序象似於認知的自然順序及組詞的一般順序，有標記的象似於額外的意義，無標記的象似於可預測的信息。⁷²

延續王寅之說，小紅行文中穿插口語性質的臺灣國語或其他變異，便是標記象似性的展現。因為日常交際使用口語是正常狀況，文學作品用正式的文學語句亦屬正常，文學中出現日常口語詞或語音，便是一種標記性，顯示有額外的意義產生，例如為了傳神地表達情感，或深化形象的特色，或營造詼諧效果。

依照模因的複製和傳播，何自然將模因分為兩種類型：「基因型」與「表現型」。基因型指內容相同形式各異，同一信息在不同語境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傳播，屬於縱向的傳播方式。表現型指形式相同內容各異，採同一表現形式，表達的內容不同，屬於橫向關聯的傳播。⁷³

⁶⁸ 新訊息會佔用大腦的注意力，就好像網頁通常以靜態文字或圖片為主，有些廣告透過視覺刺激，改以跳動或閃爍的方式展現，新訊息顯現的方式特別，較容易吸引網友的注意。

⁶⁹ 參見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上海外國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頁155。

⁷⁰ 轉引自丁爾蘇：〈論皮爾士的符號三分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3期（1994年），頁10-14。

⁷¹ 趙艷芳之說的出處請見註59，頁159-160。

⁷² 參見王寅：〈象似性：取得文體特徵的重要手段〉，《認知語言學探索》（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9月），頁341。

⁷³ 何自然之說請參見註26，頁9-11。

本文三、四小節將小紅作品的語音模因分成兩種做討論，分別是「臺灣國語」和「其他變異」。筆者認為這兩種模因的模仿和複製均屬於「相同訊息以異形傳播」的「基因型」模因，類似於網路語言「竹葉」模仿「主頁」，「水餃」模仿「睡覺」，「美眉」模仿「妹妹」，由此類推「粗乃」是模仿「出來」，「可素」模仿「可是」，「女倫」模仿「女人」，「赤激」模仿「刺激」，「不好意思」模仿「不好意思」，「喜番」模仿「喜歡」等等。既然是模因，便有個「模仿對象」，模因與模仿對象雖然在書面形式上有所差異，但傳達的訊息是相同的，因此「粗乃」和「出來」雖然形式有別，意涵卻一致，同理，「可素／可是」、「女倫／女人」諸例亦是如此，故云它們都是「相同訊息以異形傳播」的「基因型」模因。

需要澄清的例子是「大吃三斤」，為「大吃一驚」的變體。語音上「斤」模仿「驚」，屬「基因型」模因。形式上，「大吃三斤」模仿了「大吃 X_{數詞} 驚」，屬於「同構異義橫向嫁接」的「表現型」模因。「大吃三斤」運用「數量象似性」，透過數量的增加表示程度加深。

第二小節談到 Heylighen 主張模因複製有四個階段：同化、記憶、表達、傳播，小紅的語音模因亦經歷這些過程，說明如後。

1. 同化

模因出現在宿主 (host) 面前，要得到同化，就必須被宿主注意、理解和接受。「臺灣國語」模因活躍於廣大群眾的口頭，小紅用臺灣國語編碼新訊息，製造文體和語體之間的落差，新訊息的形式特別，顯著度較高，足以引起宿主注意。

但是，僅僅受到注意並不足夠，宿主得進一步理解和接受，意即新訊息若能獲得宿主的認知結構或背景知識的支援，才可能被理解，再配合宿主有意願接受它。以「臺灣國語」模因來說，因為臺灣國語具有群眾性，為我們熟悉的語言，閱讀時看見「粗乃」模仿「出來」，我們也能順利解碼，理解意義，甚至意會當中的趣味或創意，接受這種變體。

這一點和音譯外來語有些類似，例如熟稔梵語，才可能知道「菩提薩埵」即是 bodhi-sattva，缺乏漢、梵知識，無從得知「菩提薩埵」的意義。⁶⁴回到「出來」的例子，如果小紅用「撒里」模仿「出來」，恐怕讀者會一頭霧水，「撒里」即

西班牙語 *salir*，沒有該語言知識便無法理解，更遑論要接受了。話說回來，看到「粗乃」，不是生長在臺灣土地的民眾，亦難以體會箇中興味。

2. 記憶

模因被接受後，必須留在大腦一段時間，停留時間愈久，被傳播的機會可能愈多。記憶分為許多類型，感官遇到環境刺激，將訊息傳到大腦分析，創造不超過 4 秒鐘的感官記憶（sensory memory，又稱感覺存儲 sensory register）。比感官記憶稍微長一點的是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 or STM），負責在一瞬間將資訊保存在大腦，記憶容量約 7 ± 2 個單元，記憶持續的時間約 12 秒。感官記憶和短期記憶屬臨時記憶，把即將消失的微弱信息通過妥善編碼（如聯想）或重覆，強化、鞏固記憶痕跡，便能轉入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 or LTM）。長期記憶的容量是無限的，儲存時間較長，可能是幾天，甚至數年。⁶⁵

無論是小紅已出版的三本文集，抑或迄今仍在發表的「宅女日記」和報紙專欄，第三、四小節舉出的詞語依舊不定時出現。⁶⁶以常用詞「說」為例，2013 年 1 月至 12 月《爽報》專欄，小紅共使用 984 次的「說」，以「縮」模仿「說」則有 47 次，數量產生落差的原因是專欄刊載的是散文，加上編輯把關，跟網路空間中隨發隨答的聊天、留言的語言是不同的，故「縮」的次數遠少於「說」是正常的。一年份專欄出現 47 例「縮」，約略計算一個月出現 3.92 次，一個月以 4 週計

⁶⁴ 《佛光大辭典》第三版（頁 5209）：「菩薩，菩提薩埵之略稱。菩提薩埵，梵語 bodhi-sattva，巴利語 bodhi-satta。…以智上求無上菩提，以悲下化眾生，修諸波羅蜜行，於未來成就佛果之修行者。亦即自利利他二行圓滿、勇猛求菩提者。」網址：<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htm>，查詢日期：2014.2.23。

⁶⁵ 參見（美）羅伯特（Solso, R. L.）、麥克林（Maclin, M. K.）、麥克林（Maclin, O. H.）著，邵志芳等譯：《認知心理學：第 7 版》第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64-80。（法）貝納德·科瓦依勒（Bernard Croisile）著，袁雅欣譯：《解讀記憶的奧秘》（Votre Memoire）（香港：綠洲出版社，2011 年 7 月），頁 109-156。George A. Miller.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3, pp. 81-97.

⁶⁶ 《智慧王》和《雞湯》書末附有「羞昂詞彙大全」，《日記》則是將詞語註解在書頁旁（當頁註），比對這些記錄，不難發現很多注記是相同的，直接閱讀文章也能找出共同的詞語。

算，一週出現 0.98 次，頻率不算高。或許可以這麼說，受限於媒介與文體的關係，替換次數不容過多，因此，小紅不定時穿插「縮」模仿「說」的寫法，幫助讀者認識、熟悉、記住行文習慣，下回再遇到「縮」代「說」時，如同遇到老朋友似的有股親切感，又不失詼諧性。要讓模仿詞被記住還有一個重要技巧是「形式最好單一固定」，因為記住一層替換關係比記住多重關係容易，⁶⁷ 故小紅始終以「縮」模仿「說」，不用其他同音字（如唆、梭、嗦、娑）做模仿。⁶⁸

剛才是以 2013 年的報紙專欄來估算，「縮」模仿「說」在三本文集也是不定時反覆出現。跳脫小紅的作品，網路空間中，「縮」模仿「說」俯拾即是，網誌即有高達一千四百萬筆的資料，換句話說，即便 2013 年《爽報》專欄小紅僅有 47 例「縮」模仿「說」，對網路族而言，這個模仿早已根深蒂固，進入大腦的長期記憶，成為強勢模因了。

3. 表達

筆者認為模因的同化和記憶強調「對內紮根」，表達和傳播則是「向外擴張」，通過表達，才能讓其他宿主認識模因，繼續複製。

模因存在宿主的大腦，與他人交流時，模因得從記憶裡提取出來，轉化成其他宿主能夠感知的有形體，例如透過演講、文章、圖片、衣著、行為做表達。網路語言的表達方式包含留言、發文、貼圖、動畫、影音等手段，小紅是以寫作散文的方式來表達。

⁶⁷ 洪蘭曾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一個團體有五人，只需要記住你與其他四個人，及這四個人彼此之間的關係（10 種）就足夠了。如果團體有二十人，就得記憶你與其他十九人的關係，及十九人彼此關係的變化（171 種）。團體膨脹到一定程度便會分裂，因為人腦無法追蹤這麼多人的裙帶或利益關係。雖然這個例子旨在解釋馬基維利智力假說（大腦與複雜的社會結構社交行為有關係），但也說明了對大腦而言，記憶多重、複雜的關係是很沈重的負擔。參見洪蘭：〈語言就是口語化的梳理〉，收於 Robin Doubar 著，洪莉譯：《哈啦與抓虱的語言：從動物相互梳理、人類閒聊解讀語言演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臺北：遠流出版，2002 年 11 月），頁 10-11。

⁶⁸ 從「保真」的角度來看，「縮、唆、梭、嗦、娑」對「說」而言均具備高保真度，有資格成為替換「說」的候選人，但基於經濟原則，它們會互相競爭，最後留下一個或兩個繼續流通。

4. 傳播

表達和傳播密切相關，表達要傳遞給其他宿主，需倚賴媒介或載體，它們得有穩定性，以免信息失真或變形，例如演講藉由「語音」傳播。小紅的散文以「文字」和「標點符號」為載體，通過「網路」、「書籍」和「報紙」為媒介傳遞模因。

上述四個階段形成一個生命週期，每一階段都可能遇到選擇和競爭，全部過關者完成週期，再開啓另一循環。Blackmore 曾說模因成功傳播依賴個人的意願、偏好、注意、情緒，⁶⁹Distin 強調人類可控制模因的複製，能適應人的思想與文化環境的模因才會優先被選擇。準此，語言現象琳瑯滿目，哪個模因雀屏中選，決定權在於宿主，這也說明了同樣使用網路語言，宿主選擇的模因不盡相同，所以每個人的留言、帖子、文章會有風格的歧異，反映個人操作語言的能力。愈能迎合網路族群喜好，適應網路空間特性的模因，被複製的數量會愈多（多產性）存活時間也會比較長（長壽性）。

綜合上述，小紅選擇的語音模因具有口語性，是我們平常聽、說的臺灣國語，因為熟悉臺灣國語的語音，讀者便容易解碼，受到同化。在書寫的表現上，小紅懂得沿襲網路空間早已存在、固定下來的模因，而且詞語的形式維持單一，有利於讀者記憶。接著，表達與傳遞模因的載體選用文字和標點符號，媒介是網路、書籍與報紙，尤其是網路，傳播速度快，跨越地域的限制，點閱量增加，保障模因的存活，強化模因競爭力。筆者認為小紅除了懂得借用強勢的「臺灣國語」模因之外，「其他變異」模因的應用也流露出慧黠，嵌入矯枉過正、變調、合音詞，增添文章的風趣。儘管前揭模因幾乎都不是小紅所創，但是她持續使用，推動了模因的傳播，而且後來又水漲船高，成為知名作者，模因能經過權威知名的人物或媒介表達，無疑會助長傳播的力量。⁷⁰

⁶⁹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p58.

⁷⁰ 漢語史及詞典編纂經常做追溯源頭的工作，由於網路詞語性質不同，網路媒介打破時空，分分秒秒處於變動，負載的資料量動輒千百萬，想要溯源頗為困難。順著本文的觀點與脈絡，追究網路語言的源頭不是必然的步驟。如果有人經常使用特定詞語發帖、寫作，實質上便增加了模因複製的機會，僅有複製不表示會成功傳遞，仰仗權威性能助長傳播。一般而言，搜尋引擎的

六、結語

于根元歸納網路文學的語言具有就簡、從諧、隨俗傾向，除了這三個趨向外，筆者認為隨著交際空間、作者、文學體裁的不同，網路文學語言還能區分出更細微的特點。

本文以當代網路新銳作家宅女小紅為觀察對象，她的散文除了透過網路媒介傳播之外，還出版書籍，天天有專欄連載，具備極高曝光率，擁有相當多的讀者群，更重要的是，文章隨處可及的語音模因是臺灣語音現象的局部縮影。

小紅作品的語音特點是結合「臺灣國語」及「其他的語音變異」，它們就相當於兩種模因。臺灣國語包含不限定族群，臺灣人普遍存在的語音現象，以及有些人受母語（臺灣閩南語）干擾發生的語音變異。其他變異屬特殊的語音變異，或是外國人說國語的變體，或是作者行文的個人變體。

兩種語音模因均立基於口語，特別是「臺灣國語」模因活躍時間長，使用人數多，複製能力強，再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媒介，擁有快速流通優勢，提高訊息的保真度，屬於強勢模因。「其他變異」模因出現在某些人的口語，可能是一種矯枉過正現象，或錯誤的類推，或外國人說國語發生的變調，或為了加強程度，或快讀下的合音詞。

按理而言，文學的語言比較正式，小紅是部落客，喜歡書寫生活的點點滴滴，因為發表在網路空間，兼具開放性和隱匿性，網路族經常隨心所欲的表露自我，網路文學的筆調、內容、風格允許更大的彈性，更開放自由。小紅在散文中穿插了「臺灣國語」或「其他變異」模因，合乎求新求變、時尚流行的大眾心理。儘管網路媒介讓人盡情抒發情感，但面對冒語時，某些時候小紅仍是有禁忌意識（例如用「暗」模仿「幹」）。

演算法會將資料進行比對，最接近、最完整的資料優先排列，以 Google 搜尋「窩的馬呀」，第一頁便列出三筆「宅女日記」，顯示「窩的馬呀」跟「宅女日記」密切相關，換言之，小紅用了該詞語亦助長它的複製與傳播。

儘管網路上有些文章通篇由網路詞語組成，但是，那些文章很難被稱為美文。如果要扮演好「作家」角色，全文都是網路詞語將無法爭取更多認同與支持，不利於作品的推廣。因此，小紅的寫作策略是「選擇性使用」並「多樣貌運用」，不定時嵌進各式各樣的模仿詞，一方面拉近與網友的距離，另一方面，對於只接觸報紙專欄的讀者而言，模仿詞引人目光，帶來一種特別、新鮮的趣味感。

就複製與傳遞的角度來看，小紅的語音模因屬「相同訊息以異形傳播」的「基因型」模因。特別申明的是，本文列舉的模因幾乎不是小紅自創，只能說小紅是個靈巧寫手兼推廣者，巧妙操作語音模因，讓它們在句子中有更多組合的可能。簡單來講，本文所舉的語音模因早已出現於口語、平面媒介、網路媒介，有些模因十分常見，有些比較少用，小紅所做的不是大量「創造新模因」，而是「整合舊有模因」，重新排列組合，製造新鮮感，吸引讀者的目光，爭取更多注意與接納。透過不定時的出現，鞏固讀者的記憶，不斷書寫、表達，將模因傳遞開來。這些模因因為她的文章增加曝光度，獲得更多傳遞的機會，如「魚幫水，水幫魚」的道理，模因傳播出去，亦一併行銷了作品，打響宅女小紅的名號。

另外，模因的模仿不是百分百的如實複製，隨著複製與傳播，它可能會發生變異。變異不見得是單一成分的變化，有時候是多成分的變化，例如「隨」模仿「誰」，聲母從捲舌音變成非捲舌音，出現於一般人的口說；韻母變成合口，則是母語為臺灣閩南語者所發生的現象。

眾所周知，語言變異是正常現象，語言無時無刻處於變化。從模因論的角度來看，語言模因的變化與傳播相輔相成。傳播範圍愈廣，發生變異的可能提高，變化帶來新穎感，增加模因競爭力，更有利於生存，累積再一次傳播的能量。

能大量複製與傳播，擴大影響層面，延長存活時間，是長壽性與多產性的展現，亦是成功模因的特質之一。這些多采多姿的網路語言不停被運用，加上網友的推波助瀾，使之愈加活躍。它們始終與書面語模因競爭著，近些年來，網路語言的勢頭似乎愈來愈大，有些家長或教師認定它們是導致年輕學子寫作能力下降的禍首。然而，模因本身沒有價值方面的問題，競爭是確保生存的必經歷程，正如 Distin 宣稱模因篩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意識，換言之，寫作能力低落的責任在於我們自己的判斷與抉擇，而非全然歸咎於無法辯駁的模因。

徵引書目

1. 專著

-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著,何道寬譯 2000《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是 1995 年由 MIT Press 出版)。
- (法)貝納德·科瓦依勒(Bernard Croisile)著,袁雅欣譯 2011《解讀記憶的奧秘》(Votre Memoire),香港:綠洲出版社。
- (美)羅伯特(Solso, R. L.)、麥克林(Maclin, M. K.)、麥克林(Maclin, O. H.)著,邵志芳等譯 2008《認知心理學:第 7 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于根元主編 2001《網絡語言概說》,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王松木 2008〈網路空間的書寫模式——論網路語言的象似性與創造性〉,「國家與族群國際研討會」論文,高雄:中山大學。
- 王寅 2005〈象似性:取得文體特徵的重要手段〉,收錄於王寅《認知語言學探索》,重慶:重慶出版社。
- 宅女小紅 2009《宅女小紅の胯下界日記》,臺北:自轉星球文化。
- 宅女小紅 2011《宅女小紅の空虛生活智慧王》,臺北:自轉星球文化。
- 宅女小紅 2012《空靈雞湯》,臺北:自轉星球文化。
- 何自然 2009〈語言中的模因〉,收錄於譚占海《語言模因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洪蘭 2002〈語言就是口語化的梳理〉,收於 Robin Doubar 著,洪莉譯:《哈啦與抓虱的語言:從動物相互梳理、人類閒聊解讀語言演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臺北:遠流出版。
- 高婉瑜 2013〈從模因視角看宅女小紅作品的語言風格〉,「第七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理工大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編纂:《國音學》,臺北:正中書局,2008 年 4 月八版。
- 張慧美 2006《語言風格之理論與實例研究》,臺北:駱駝出版社。

黃少華、陳文江 2002 《重塑自我的遊戲：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嘉義：南華大學社會研究所。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趙艷芳 2001 《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上海外國語教育出版社。

鄭良偉 1987 《從國語看臺語的發音》，臺北：台灣學生書局。

蕭國政 2005 〈漢語合音詞的語音構成類型及語義、語法問題〉，收錄於蕭國政《漢語語法的事實發掘與理論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駱嘉鵬 2006 〈閩客方言影響下的台灣國語音韻特點〉，「第一屆馬來西亞漢語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魏岫明 1984 《國語演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譚占海主編 2009 《語言模因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 期刊論文

丁爾蘇 〈論皮爾士的符號三分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3期，1994年，頁10-14。

朱曉農 〈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3期，2004年，頁193-222。

何自然、何雪林 〈模因論與社會語用〉，《現代外語》第2期，2003年，頁200-209。

何萬順 〈語言與族群的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第10卷第2期，2009年，頁375-419。

林碧慧 〈台灣地區青少年流行語「釀子」、「醬子」合音變化研究〉，《建國科大學報：通識類》第4期，2008年，頁93-104。

曹逢甫 〈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漢學研究》第18卷特刊，2000年12月，頁273-297。

戴浩一：〈概念結構與非自主性語法：漢語語法概念系統初探〉，《當代語言學》第1期，2002年，頁1-12。

3. 學位論文

張亞男 《模因論視角下的趙本山小品特點分析——兼談模因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

的應用》，大陸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4. 報章

宅女小紅 2013 〈打包〉，《爽報》2013.10.25.專欄。

5. 網站資料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2014.4.16.上網)。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2013.10.20.上網)。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013.10.27.上網)。

Google，<https://www.google.com.tw/> (2013.10.27.上網)。

魔鏡歌詞網，<http://mojim.com/twy100614x4x4.htm> (2013.10.27.上網)。

《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 (2013.10.27.上網)。

宅女日記——樂多日誌，<http://blog.roodo.com/chaiwanjui1977> (2014.2.18.上網)。

臺灣華語教學入口網站，<http://twtcsl.org/> (2014.2.21.上網)。

《佛光大辭典》第三版，<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htm> (2014.2.23.上網)。

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2014.4.14.上網)。

6. 外文部分

Francis Heylighen. “*What makes a meme successful?*”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ybernetics, (1998): 418-423.

George A. Miller.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63(1956): 81-97. DOI : 10.1037/h0043158

Kate Distin. *The Selfish Meme-A Critical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ichard Dawkins. *The Extended Phenoty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bert L. Cheng.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1985): 352-377. DOI : 10.2307/414149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 Examination of the Netspeak Pronunciation Memes and Transmission

——Using the Works of Jhai Nyu Siao Hong

Kao, Wan-Y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Netspeak is Internet slang used in cyberspace, widely used by various cybernations. Because netspea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everyday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t has developed some specialized coding and decoding feature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netspeak are expressed in multiple layers of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pragmatic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aspect of pronunciation, including the types of pronunciation, how it is replicated and propagated, and how it successfully becomes language memes.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works of the popular writer Jhai Nyu Siao Hong as research material. She is an Internet blogger who later became a newspaper columnist and has already published three anthologies. Her articles reflect diverse forms of netspeak, and some of these phenomena are the epitome of Taiwan Mandarin.

The pronunciation memes found in Jhai Nyu Siao Hong's work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1. Taiwan Mandarin and 2. other variations. Her use of language memes is fitting and carries with it a fresh feeling, successfully arousing her readers' interest,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further leading to remembering.

The continuing cycle of widespread media dissemination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contagious memes. Contagious memes have not only sold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garnered the loyal support of many readers, and the memes themselves have once again had their competitiveness enhanced.

Keywords: language memes, netspeak, literary writing, Taiwan Mandarin, Jhai Nyu Siao Hong

